

## 旅北指南

高雄，這樣平凡無奇的地名，是故鄉的代名詞。

我喜歡高雄冬天的天空，總是以霧霾及塵埃作為又大又厚的棉被，為微冷的城市和質樸的人民蓋上它能給的所有溫暖；我喜歡高雄的雨，西南季風與颱風交織而成，或大或小，總是熱情地下滿整個水庫；我喜歡高雄的柏油路，如同青春期男孩的臉一般坑坑洞洞，參加城市障礙賽是無常，把面臨解體的機車視為最佳夥伴是日常。

我喜歡所有大家討厭的地方，只因身體裡流動的血是上天賦予而無從更換，只因為這裡是家鄉，這樣沉重的詞只能用在心中佔最重的地方。近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乘載了十來餘年的人生片段，連宅前的桂花樹都能是一艘輪船，街角公園裡的鞦韆都能成為一波浪花，而家鄉是輕柔流動著的海洋，人生的潮起與潮落最終都得回歸於此。

然而，上大學後終究是一路向北，跟隨志願排序後的結果，無從選擇，為了眾人口中的幸福人生，為了所謂的輝煌將來。

起初離開家裡是喜悅的，因為在此之前的每次離家，皆被稱之為旅行——數天不等，目的地不一，是為體驗各城市的風土民情——但在一切結束之後便會回到熟悉的家，再次過著平凡無華的日子。此時，家只是一個永久居留所，十餘年來在此撕著日曆過著日子，一頁是一天，一本是一年，用完即丟而無一絲留戀。被隨意撕下的日曆紙在回收紙箱裡待不過幾天，沒有人會流下不捨的淚。因為你知道會有下一本、再下一本。直到某個新年，牆上沒有新的日曆出現，轉眼你已經離開家一年、又一年，才發現對你而言，家早已不只是居留所。

想家的感覺並非不間斷的連續過程，而是選擇性的顯現或消散。

在開心時刻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脆弱時刻趁虛而入。有時感到一股無以名狀的悲傷，也許是在看完電影之後，或者是耳裡響起熟悉的歌曲前奏時，無聲無息地鑽入腦袋。想念形成一股無法控制的動力，教唆身體的水分混合著鹽分，於紅透的眼眶打轉後滴落在浴室磁磚上，接著與蓮蓬頭流出的水及洗髮乳泡沫，一同藉由纏著些許頭髮的排水孔送入大海，這被稱之為想家。

在某些時刻，這些流程被故意的忽略，剩因悲傷而扭曲的臉、囤積壓力造成的喉嚨疼痛，伴隨濕潤的眼眶與越發急促的呼吸，但沒有眼淚會流下，沒有哭聲會被發出。只因我們被教育成一個成熟穩重的大人，表面上沒有喜亦沒有悲，所

以眼淚不被允許在公共場合滴落。然而，這種形態亦被稱之為想家。

一次又一次的情緒高漲、被壓下、再次高漲，對於流程越來越熟稔，甚至最終轉化為惆悵。當時那將皮膚表面與骨肉分離時的痛苦，最後也都只化作淺淺的哀愁。

無法改變的是，一通來自家裡的電話就像是風，以為完美隱藏於體內最深處的複雜情緒是隨之搖曳的風鈴。起風時相互碰撞而發出的，清冷且刺耳的鈴響成為劃破寧靜早晨的罪魁禍首，再再提醒著我，這些日子如此努力的壓抑與調適，到頭來仍是一場空。

雖說如此，但在台北的日子並非如想像中的無法容忍而痛不欲生，反而令人大開眼界。台北有著一籬筐和高雄大相逕庭之處，僅距 300 多公里，卻像走入另一個國度。

我喜歡台北的中正紀念堂，坐在階梯上便能看見 101 在眼前發光；我喜歡台北的商店，最新發行的商品和永無止盡的扭蛋機總不會缺席；我喜歡台北的公車，時刻表確實存在，不會像政治人物的政見永不兌現。我喜歡台北許多人事物，有時甚至十分享受讓身體沐浴在燈火通明都市裡的美好、享受穿梭在高樓大廈之間的樂趣。

可在此同時，台北也是一座獨立的城，有著自己的法律與秩序。城外那一堵又一堵的高牆是他城移民者心中跨不過的坎，牆上開著門，旅客來去自如但沒有人打得破牆，只容許外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移居。頭頂的烏雲是常駐居民，壟罩著台北整片土地——夏天有颱風守候，冬天則有東北季風加持。

這樣的氣候，使得被太陽養長大的高雄子民適應不良。無法習慣的是——這裡的冬天總使衣服上的水珠像午夜夢迴仍緊抓不放的恐怖情人，烘衣機是唯一解決辦法；路上的冷風吹散的不只是體溫，還有異鄉人的熱情；出門前口中默念的不能只是錢包鑰匙手機，還有已經被偷走數以千支的雨傘。冬夜時分，踏出門外的每一步都得備足勇氣，才足以承受外頭的寒風凜冽及細雨綿綿。早聽說台北人是冷漠的，但我猜是這樣的氣候使人冷漠。

台北與高雄不同之處，雖因各行政區的不同而稍有出入，然而生活步調與高雄相比更加緊湊已成為公開的秘密。光是走上街便能感受到，這個城市的人們總愛邁開大步。如果你曾仔細觀察台北人行走在擁擠街道上的模樣，那像是一尾逆流而上的魚，使盡所有力氣撥開一道又一道朝其而來的湍急水流，往目的地直游而去，一次也不曾回首。途中因未注意而使肩膀互相碰撞的時刻也因此增多，卻

由於時間匆匆而不曾獲得一句道歉或一張愧疚的臉，總是徒留受害者在原地消化方才經歷的一切，只能告訴自己這裡就是台北，是這樣的氛圍使眾人成為這樣的人，也因此形成專屬於台北的冷漠。

這樣的時刻多了，便開始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成為台北人。害怕自己不知不覺便脫下因時間流逝而褪去樸素外殼，換上屬於這個城市的華美服飾。想不起與人交談時的距離應是幾個手臂寬、暢快地笑著時該露出幾顆牙齒、遇見因年事已高而緩行於前的長者，究竟該隨之而行，抑或嗤之以鼻後繞其而去？曾深植在身體裡的反射行為變成需經大腦才得以行動的意識行為，最終成為大家口中的，冷漠的台北人。

屆時，誰會在乎這樣的形貌之下，藏著的是曾對這個北城適應不良的南國孩子，是曾寫下一篇文章，厚顏無恥批判台北人有多麼冷漠的我？

台北是一個如此奇幻的地方，還沒進來的人妄想著進城，進了城的大家卻急欲離去。昔日在日記寫下「一定要考上台北的大學」、對著身旁的人說「我們台北見」，而現在卻一邊扳著手指細數回家日子還有多少，一邊抱怨來回車錢已經可以買一雙鞋。這樣的前後對比是如此諷刺，卻一屆又一屆的重演。

高中學姊也並非未告訴我這些缺點，甚至苦笑著說自己對於台北始終適應不良，但身為初生之犢總是憑恃著無知與膽大而恣意妄為，對於我們而言，只有自己體驗過這些點點滴滴，才能透徹了解台北是一個怎樣的所在，才能真實打破編織許久的台北夢，而踏實地在這片土地上承擔自己所帶來的一切後果，並且無怨無悔。

對於台北的愛與恨總是像失真的天平，每日每夜都在擺動，有時喜歡勝過討厭，有時厭倦勝過歡悅。總歸一句，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，離鄉的遊子又該怎麼不想念家鄉呢？然而，如同旅行一般，踏遍全球各地之後，最終目的地必定是家，無論對台北的愛又增加了多少，終點站仍會是那個最樸素、最不值一提的家鄉，這亦是旅行的最終，也是最重要的意義。唯有擁有回程車票時，才能夠在這趟旅途中享受每個愉快且令人難忘的時刻，因為我知道，在一切結束後，會有人在家裡留著一盞暖黃的燈、放好溫熱的洗澡水、徹夜不眠，等待我踏入家門且安好的那一刻，才會帶著笑容安穩進入夢鄉。而在此之前，讓旅程再持續一會。